

从词典里查“汾”字，仅有“汾水”“汾河”“汾酒”等几条内容，与山西有关。而佛山的“汾江”，未见在词典上出现过。明清时期，佛山是“四大镇”之一，铸造业和陶艺业居于一流地位不说，就一般商贸活动而言，也是同样生机勃勃，名闻四海。为什么名镇内的唯一一条名河，反而其名不彰，被人遗忘？

查地方志，汾江原来并不叫汾江。由于西江和北江合流到王借冈后，在王借冈再分成两派，一路流经澜石入海，另一路经黄鼎街而入佛山。因有此一“分”，这条河注定要被取名“分江”了。但是“人情喜合恶分”，早期佛山人不喜欢分而喜欢合，于是给“分”字加上了三点水，变成“汾”字，佛山从此便有了一条“汾江”。

不过字形变了，发音却依旧。我所碰到的几乎任何一个佛山人，土生土长的或非土生土长的佛山人，他们“汾”字的发音与“分”字完全一样。而按照词典，不管国语粤语，“汾”字都应该发“焚”音。

汉语音少字多，养成了人们依音认字的习惯，由此还会生出忌讳。例如出租的房子是无人居住的，叫“空屋”，然而文字习惯上是没有“空屋”这东西的，出租的只有“吉屋”。白话“空”“凶”两字同音，你出租“凶屋”，试问谁敢以身试鬼？所以必须易“空”为“吉”。同一间房子，可以因音变而产生不同语境。同一个“汾”字，用笔写时形态甚美，读起来却仍不能去掉“分”字的暗影，说明当日取名时带有随意性，对读音并不刻意强求。

话说回来，先人易“分江”为“汾江”，除了要和他们不喜欢的“分”字告别之外，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念头，就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慕。

在中国，凡是文化名人呆过的地方，它的一山一水，一亭一阁，都会特别令人怀念。明中叶佛山学者冼桂奇，写过一首诗叫《汾溪》：“清溪万里接河汾，洙泗源流一脉分。风罢舞雩归去晚，直从濂洛起斯文。”诗中讲到古代儒学前后继承的四个阶段：始祖是孔子，洙泗是他曾经居留的地方；之后是隋末大儒王通，王在黄河、汾水间收徒讲学，是唐代诗人王勃的祖父，唐代几个开国元勋的老师；接着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、程颢程颐兄弟，他们的老家分别是濂溪和洛阳；再往后数，接班人应该轮到“汾溪”，即作者自己了。

冼桂奇别号少汾，住在王借冈附近，居处称为“鹤园”。他的朋友湛若水（增城人，著名理学家）写过一篇《鹤园记》，以“佛山之丘，汾水之头”开头，赞扬冼桂奇有心沿着王通等人所开辟的治学之路，继承和发扬孔学，志气高远，值得推崇。古代有志气的读书人往往以道统自命，冼桂奇能否到达这个境界，不管他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“汾”字在当日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。替江流取名时，他们可能就已经考过“汾”字的美好含义。

但佛山汾江毕竟不同于山西汾水，冼桂奇的影响力也无法与王通比肩，佛山汾江之被一般词书冷落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洗、湛是明朝人，由此推想汾江的得名最迟不会在明代之后。

吴宝祥

编读往来



@ 啫喱仔重出江湖：修过之后整体没有大变化，不过坚固了好多。

@ 你信我是谁：佛山人的精神祖屋：塔坡庙“重生”。

@ 侧身也很美：希望当年塔坡庙香火旺盛的场景再度重现！

@ 禅城区青年 123 社区行动：塔坡庙，那里可以说是佛山的起源了。

（欢迎登录佛山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发表看法）

金竹村陆姓是陆秀夫后裔吗？

陆氏宗祠古森森

金竹村位于三水区白坭镇东北部，距离镇中心约摸两三公里，祠堂与民居紧密相连，分外惹眼。祠堂厚重的大门常年敞开，迈过 70 厘米左右的门槛，一块红木屏风挡住视野。往里走，可见保存完整的明代护栏，麻石柱刻有的花纹依然清晰可见，石头呈褐色，与祠堂青灰色的基本色交相辉映。堂内地板为花岗岩铺就，地板的缝隙间已长出不少杂草，祠堂内外刻有石雕、木雕等各式图案花纹。沿着花岗岩白石阶拾级而上，一阶比一阶高，气势不凡。建筑为抬梁式结构，硬山顶。

管理祠堂的贤叔今年 78 岁。贤叔说，他家里有本族谱，记录有陆氏二十世的情况。有关金竹村陆姓是不是陆秀夫的后裔，说不定有脉络可循。

资料显示，金竹村始建明代，现有 460 户，人口 1630 人（截至 2012 年 9 月），其中陆氏有 368 户，人口 1282 人，村中其他主要姓氏还有黄氏、梁氏、周氏（各有 68 人、66 人、64 人）等。金竹村初名“箭竹寨”，因村四周种有保护村庄的箭竹而得名。后有识之士认为“箭竹寨”其名不雅，恰逢当时村前又种有很多金黄色的竹子，触景生情，遂改名为金竹村。

当我看到第二个线索——贤叔取来的自家族谱时，顿觉之前的料想太过乐观。因为映入眼帘的除了一篇篇晦涩难懂的先人笔迹外再无其他。不过，仔细翻阅还是能看到不少追溯金竹村陆氏之源的记录。

例如，“修宗谱序”里写道（以下族谱原文标点均为后人所加），“敬祖公披荆棘辟草昧卜居兹土，

故老传闻以为宋丞相陆秀夫之后。揆厥初末始不同出一原。但绳以狄将军之义则未敢云然也。”

“陆氏源流考证”里写道，“按陆氏为帝舜之裔，周武王封胡公蒲于陈，春秋陈敬仲奔齐为田氏，代为齐国至齐宣王封其少子达于平原陆乡因氏焉，而肄郡河南两汉晋魏而下东西南，比拆居蕃衍名贤硕辅。谱不胜书，皆一脉之支派也。元元至顺之际，四海鼎沸。”

如果金竹村陆氏族人确为陆秀夫之后，那么这本族谱当属最珍贵的铁证。贤叔又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：“祠堂后方，曾经有个‘丞相家庙’，正是先人用来纪念陆秀夫的地方。”

陆氏大宗祠右方有条地势渐高的乡间小道，没走多远，贤叔就停了下来，指了指左方圆拱门的大铁门，这里就是昔日的丞相家庙了！生锈的铁门，裸露的石壁，地上已长满苔藓。朝门里一望，正是大宗祠的后方。

贤叔说：“上世纪 60 年代初就被拆了。拆之前，确实是先人用来纪念丞相（陆秀夫）的。”

看来，得弄清楚丞相家庙建于何时，建于谁手。就在这时，金竹村上一任书记陆明新前来“助阵”，“关于金竹陆氏的源流有两种说法，一为三水海边村始迁祖后人，二为左丞相陆秀夫后人。前几年，两广（广东、广西）地区的‘陆训系总宗谱’编纂委员会调查过这件事情。你去问问他们吧！”

不知这个编纂委员会得出了何结论？究竟为陆秀夫之后，还是海边村始迁祖之后？他们看过贤叔的族谱吗？陆训又是谁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记者仿佛看见了曙光。

陆氏宗谱构原形

通过陆明新的帮助，记者在南海黄岐找到了这个“陆训系总宗谱”编纂委员会的主任陆军元。陆军元并非金竹村人，而是三水上厘新村人。除了商人身份，他与编纂委员会旨在收集所有的陆氏宗谱（主要是两广地区），探寻陆氏之源，眺望宗族脉络。

2010 年，他收集到金竹村的唯一族谱（即贤叔留存的那本），发现了有趣之处：看过的所有族谱中，这是第一次出现“陆秀夫之后”的记载，遂与同道中人陆国通、陆森荣一起展开调查。

两年过后，3 人得出结论：金竹陆氏乃海边村始迁祖之后！

证据一：几乎所有提到金竹村陆氏之源流的族谱都有确凿记载，例如一本来自香港的金竹陆氏族谱提到（标点为陆军元所

加）：“讳敬祖，世远莫详，所自大约生于元末终明初，洪永间。时丁播迁之运，公始卜居金竹，积德创业开子孙亿万年丕基。金竹原乡惟居山南一隅，我始祖轩肇篙藜垦而胥宇焉，故今山之西北环麓千百家皆我族人，非深仁厚德何以有此是为。”即陆敬祖是金竹村的始迁祖，原籍三水海边村，玆公后人，母区氏，大约生于元末，终于明初洪永间。这一说法与贤叔族谱中的说法并无二致。

陆军元的逻辑在于，陆敬祖生于元末，与卒于南宋末的陆秀夫隔了一百年左右，所以并无关联。但如果陆敬祖乃陆秀夫之后呢？

这就得说到证据二：陆秀夫是楚州盐城长建里（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）人。陆军元通过网络了解到有个盐城陆姓人有《陆

氏族谱》后，专程前往盐城查探，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一章节为“盐城陆秀夫世系排辈”，其中写到：“一世（秀夫），二世（繇、七郎、八郎、九郎），三世（海、道、浩），四世（明辅、明四、明五、明哲、明善）……”一直到第十世，陆军元也没发现“敬祖”的踪影——想来本只隔百年的二人在十世内都无瓜葛，那便是毫无关联了。

再看贤叔的那本族谱，陆军元等人认定：其中有杜撰成分！并了解到，金竹村始迁祖陆敬祖约为陆训第十三世孙，而陆训乃两广陆氏之原始祖，意思即陆训来到广东前这里还没有陆姓。好家伙！这水够深，一挖挖到了两广陆氏总宗谱之源流！

即便陆军元等人的结论确凿无误，这场戏也仍未闭幕——贤叔的族谱里，是谁在杜撰？

1279 年 3 月 19 日是值得汉人永远铭记的日子，蒙古军队对围困在广东新会崖门的南宋军队发动猛攻，到了晚上，宋军全面崩溃，陆秀夫看到大势已去，背起 9 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……

三水白坭金竹村村民收藏的族谱显示，南宋灭亡后，陆秀夫的族人散居珠三角，其中一支来到三水白坭金竹村。该村陆姓是陆秀夫之后。

文 / 图 佛山日报记者 肖山
实习生 唐婉珍



贤叔保存的族谱。

发现

LocalCustom



制图 / 王帅



祠堂内的灵牌上写着“陆氏先祖”，可并非指陆秀夫。



丞相家庙现貌。

苍霖误了金竹村

这个人便是金竹村人、清末广西右江兵备道陆苍霖！

考证结果依然来自陆军元等人，不过在这点上，分析推测多过实物证据。

话说陆苍霖乃金竹村始祖陆敬祖的第十三世祖，字昊泽，号云泉。生于 1733 年，少年能文，1756 年肄业粤秀书院。乾隆壬午（1762）科中式三十五名举人；辛卯恩科会试中式一百一十三名进士、殿试三甲四十六名。1779 年题升祠祭司郎中。1781 年五月初六日，奉旨补放广西右江兵备道。1787 年福建台匪不法，奉旨调贵州兵往剿，八月亲赴黔粤交界梅寨司地方点兵，过境水土太寒，遂起泄症，十月初二日回署，二十五日丑时卒于官署，补桂堂正寝，享年五十五岁。（来源：《陆训系总宗谱》）

陆军元分析：其一，从金竹村贤叔和其他村民口中得知，这本族谱确是陆苍霖所写。既然是执笔者，便有了最大“嫌疑”；其二，同样是金竹村村民口述：陆氏大宗祠后方的丞相家庙也是陆苍霖主持修建；其三，《岭南陆氏族谱》里记载——乾隆年间，陆苍霖与陆树英（当时任江苏盐城知县）等人还去开平长塘马山重修了纪念陆秀夫的“陆大忠公墓”。

遵循陆军元的逻辑：金竹村

陆敬祖、陆苍霖的陆氏支系与江苏盐城陆秀夫之陆氏支系毫无关联，陆苍霖却在自己的家乡修建“丞相家庙”，又远赴外地修补陆秀夫公墓，其间暧昧缘由除了“攀附名门，以通仕途”外还能有其他吗？

好你个大胆陆苍霖！竟然篡改历史，“祸害”后人。

凑巧，金竹村村民也有相关传说：陆苍霖殿试见到皇上后，开始不遗余力地吹嘘自己的身世……我仿佛置身当时的情境，看到陆苍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毫不生怯地“推举”自己，先是用一番悲情对仗深切缅怀民族英雄陆秀夫，接着面不改色地分析自己为秀夫之后的铁证。一番豪言壮语听得乾隆眼眶湿润，遂钦点分部学习，签制礼部祠祭司上行走。自官运亨通后，陆苍霖为防止有人在皇上面前拆穿谎言，便在事务繁忙之际回到家乡金竹，主持修建“丞相家庙”，供人拜祭，又能为自己洗脱不实之名。

陆军元之考究可谓“第一家之言”，但不会是唯一的“一家之言”。每年的寒食节，金竹村村民都会组团去海边村拜祭五世祖陆训。或许对他们来讲，比起了解祖先，祭祖本身才是关键。在陆秀夫为这片华夏热土留下的铮铮铁骨、龙脉精神面前，金竹陆氏与秀夫陆氏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

金竹村里的陆氏大宗祠始建于明代。